

感恩节将至,晚上给在罗德岛读大学的侄女发条微信,邀她来家里过节。在西方,感恩节是重要节日,所有人都会尽量赶回家,与家人一起吃火鸡大餐。侄女只身在美国求学,我们是她在美国唯一的亲属,理当来我家团聚。原来,感恩节和中秋节有得一比,都在秋季,都是团圆的节日。

今年中秋的晚上,有月全食。皎洁的玉盘变成了幽深的暗红色。拎起相机出门拍照,却发现没电了。我把相机丢在一边,静静地坐在秋千上。四周的蛙声和虫鸣渐渐变得清晰,星光也渐渐变得明亮。清风徐来,带来丝丝秋的清意,夜晚,如水般沉静。

这让我想起小时候那些在屋外乘凉的晚上,一样的蛙声和虫鸣,一样的星光和月亮。只不过,当初是在中国的江南水

多,而现在是在美国纽约州的郊外,中间隔着浩渺的太平洋,隔着三十年的似水年华。

然而,那晚,这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似乎都已消失,两处不同的场景如同电影蒙太奇画面,在我的眼前重叠映现。恍惚间,那个懵懂的小丫头还伏在外婆的膝头看星星,都是团圆的节日。

千江有水

费燕

听故事,那天上的月亮还和当年一样地圆。在这清涼的空气、无边的夜色中,我惊讶地发现,原来纽约州的秋虫与江南故乡的演唱的是同样的歌谣,纽约州的晚风中也有着同样的青草和露水的香气。

身在异国十多年,心中时常会涌上或浓或淡的乡愁,尤其是在家人团圆的日子里,看着床前的

明月光,轻轻抹去眼角湿润的惆怅。可是,这个中秋,我走进了夜色之中,才发现,自己思念了多年的晚风中的气味,竟然随处可闻。我日日关在屋里,对着电脑和手机,总在追忆逝去的时光,却忽略了眼前的良辰。

中秋之后,我参加了一个聚会,是一个收养亚

洲孩子的美国家庭协会举办的聚餐,吃到了月饼。孩子们表演了“嫦娥奔月”的纸偶剧。之后大家走到户外,每人点一支中国香,对着月亮焚香许愿。

那些美国家长都不会说中文,但他们希望自己在中收养的孩子能学中文,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。因为孩子与他们不同肤色种族,从小接触母国的语言文化,能帮他们解答“我是谁”这个问题,人生中能少

一些困惑,多一些接纳和包容。

当时我想,这些孩子长大以后,会不会忆起这个焚香拜月的秋夜?会不会怀念今天的月亮?

今夜,我蓦然醒悟,无论中国的月亮或者美国的月亮,实际上是同一个月球。千百年来,相隔千里万里的人们都是在这轮月亮下共婵娟的。无论是八十年前张爱玲的

月亮,还是千年之前张若虚的月亮,或是今年中秋的月亮,也不过是同一轮月亮。当贝多芬在创作《月光曲》时,当德莱尔在吟咏《月亮的哀愁》时,他们沐浴着的月光和胸中的情怀,与中国的艺术家也并无二致吧。

举头望夜空,月又圆了,清澈的月光四处流泻,比中秋的月色也不差分毫。就在这一轮圆月之下,我忽然看清了自己的狭隘,发觉自己将地域、种族区分得太清楚,太看重人群之间的“异”,而忽略了人类的“同”。美国人或者中国人,都是在一个星球上生存的同一种生物,纵然相貌语言、风俗习惯有差异,却有着同样的情感、同样的悲欢离合,一如所有天空中的月亮也有着同样的阴晴圆缺。所以

那些美国家庭可以心无芥蒂地接受亚洲的孩子,亲近亚洲的文化。所以美国人过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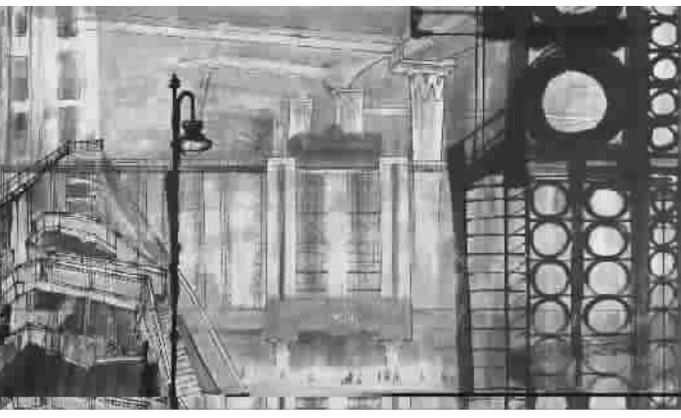
秋,中国人也过感恩节,不必拘泥于在哪里过,怎样过,只要传递人类的善意和温暖,我们就都是一样的。

佛家有偈语:千江有水千江月,万里无云万里天。一切水即一月,一月印一切水。喻的是佛性,可我觉得此处也适用。纵然千江有水,千江水中的月亮亦同是天上那一轮。



我最后一次见到萤火虫是多年前在四川九龙沟农家山庄。那天,夜幕降临,晚风从河边习习吹来,真是一个好静好清凉的夏夜。不经意地抬头,看到高高的指向夜空的楠木林里,有着绿莹莹的微光在其间浮动。我心里怦然一动,差点叫出声来,呀!萤火虫!我目不转睛地望着这些孤独的“小星星”在树冠间环移动。

现在想起来,当我小时候住在成都东琉璃场乡下的老家时,萤火虫带给我多少快乐啊!在薄雾没有散尽的河面上,在岸边的翠竹丛中,高高的青杉树上,埋着祖先的长满茅草的坟地里,到处涌动着数不清的萤火虫,我们小孩子一边追着一边开心地唱起“萤火



今夏的威尼斯,暑气逼人,我们一家三口在水城漫无目的地闲逛着。贡多拉已经完全商业化了,大教堂也有些审美疲劳,倒是一些远离景点的小巷子挺有味道。这些巷子又窄又小,曲里拐弯,连接着一条条河道,脚下的弹路路让人联想起老上海的弄堂。两边的房子大概都有几百年了,窗台上的小花却生机勃勃。随便哪个角度看去,都是一幅欧洲十七、十八世纪的油画。

过一座小桥,拐一个街角,一家小店映入我们的眼帘。没有广告牌,没有霓虹灯,斑驳的红砖墙上有一面大玻璃,挂着各色皮包,算是“橱窗”。橱窗上方有块“黑板”,写了一个意大利文,算是店招吧。走进去,里面不过二三十平方米,不像一家店,没有柜台,墙上错落有致地挂着大大小小的皮包,进门处的架子上挂着一条条皮带,里面一些架子上摆着

钱包、零钱包、钥匙圈。房间里张原木大桌子,漆都掉光了,摆着剪刀、尺子等物品,角落里还有一架老掉牙的缝纫机,眼熟得很。

一个胡子老头从里面出来,笑嘻嘻地和我们打招呼。

“这是您的店吗?”我打量着他,他约莫60来岁,头顶光溜溜的,红红的脸膛上戴了副眼镜。

“是的,都是我做的。”他用“意式英语”颇为自豪地说道。

我们仔细看了一眼,这些皮具摸

在手里很细腻,做工也很精到,女式皮包设计简洁大方。我想买两条皮带,其中一条要长一点的。老头把皮带围在自己腰上比划着,让我看看长短。我们选好后,他又不知从哪里取来一条特长的,可以给超级胖子用。“这也太长了!”我们都大笑起来,被老头的热情所感动。

我发现墙上还有一个圆形的标志,一个狮子,头部又有点像鸟。“这是我自己的品牌,伊格峰涅!”老头说,意思是“麋狮”。意大利的皮件世界闻名,没想到这么一家小作坊也是有品牌的。仔细看这个图案,线条不多,但很传神。面前这老头,既是会动手制作的师傅,又是能设计的“大师”,而且身兼老板、店员数职,不简单!我忽而又想到,他不是一位现实版的“威尼斯商人”吗?

我们又买了两个男式皮夹。他拿出包装纸,一一细心地包好。包好后,还递过一支笔,让女儿在包装

纸写上大小、颜色。原来生怕我们回去后记不清颜色,这样就不用拆开包装了。真细心啊。4样手工制作的皮具,总共不到200欧元,老头还给我们打了个九折。我先生希望和他合个影,他爽快地答应了。“等等!”只见他套上了一条颇有年头的皮围裙,更显出皮具匠人的“本色”。

我们和这位“威尼斯商人”聊了起来。他说,他做了一辈子皮具,35年前创立了这个品牌,30年前开了这家店。平时小店生意不错,有很多回头客。他带我们参观了里间的工场,一个狭长、拥挤的房间里,摆了

三张工作台,有几台电动缝纫机以及切割皮件的机器。他说,这个前店后工场的房子不是他自己的,是租的,“市中心房子太贵了”,他自己的房子在郊外。那么将来呢?他说,一个儿子愿意接他的班,也跟着他做皮具,“麋狮”这个品牌可以继续传承下去。

哦,这位“威尼斯商人”辛辛苦苦做了30多年,虽说有了品牌,还只是一家小作坊。像我们中国人办企业,都是越大越好。不过,转念一想,欧洲其实有很多这样的小店,家族经营,规模不大,商品都是自己亲手设计、制作的,数量不多,不算奢侈品,但售价也不低廉,足以维持体面的生活,并且这种工作始终充满创造的乐趣。是啊,这个世界上,并不是所有人都想“做大做强”的。

离开时,我问他叫什么,他说:“安东尼奥!”我一下子笑了出来。这不正是莎士比亚的《威尼斯商人》中的一个人物吗?人们只知道夏洛克,而那个差点被夏洛克割下一磅肉的人就叫安东尼奥,他也是位威尼斯富翁!

面前这位21世纪的威尼斯商人,却是那么亲切、可爱。

五言偶兴

吴家龙

窗前飘碎影,墙角蛭虫稠。鸚鵡伴声早,双喜上梢。

又到雁过时,云天字字思。萧萧黄叶落,春意发华滋。

山寺鸣钟鼓,木鱼声远扬。住持留佛客,斋饭素菇香。

银杏百年林,身披黄灿灿。晶莹白果颗,珠串层层压。

荷塘楼倒影,莲藕籽收丰。若要看葩色,芙蓉映日红。

话说故宫

张明华

晨曦初露的紫禁城,高耸的殿顶已经受到了朝阳的眷顾,鱼鳞般密集整齐的琉璃瓦金光闪烁。装饰在屋脊上排列有序的龙、凤、狮子、海马、吻兽等陶塑,似乎已被唤醒,伸展着各自的身姿。坐落在三重大理石基台上的庞大殿体,仍被晨雾笼罩着,在洁白无瑕的云龙翔凤纹透雕栏板和望柱的衬托下,气魄宏伟。殿前平台上的仙鹤、麒麟等青铜瑞兽若隐若现,被不时飘过的雾纱轻盈地缠绕抚拂着,恰似天上宫阙,仙界瑶琳降临人间。几只早起的鸟雀,啼鸣声声,清脆悦耳,在众多建筑物的壁面上来回撞击,若置身青川幽谷,余音绕梁,充满生机。御花园内精致的亭台楼阁、假山水榭掩映在古柏苍松的浓郁中,古朴典雅,光影流动的朦朦胧胧之间,仿佛真有宫女轻迈细步穿行其中,大有进入了时光隧道的奇异感觉。

黄昏中的故宫,则是另外一种风景。高高的城墙,一下把夕阳挡在了外面,只剩头顶上的晚霞给这里提供了光亮,金红金红的,特别迷人。随着最后一位游客的离去,白天洞开的所有窗棂门扇,在一阵此起彼伏轻重不一的摩擦磕碰声中关闭,故宫一下从纷繁嘈杂回复到了平静,甚或寂静。强烈的反差,让初来乍到的我一时无法适应,斜靠在红墙边的长椅上,任由自己的思绪徜徉发散,顿时许多很奇怪,很吃惊,很迷惑的情节、场景、故事、感慨在我的脑海里浮现。翻腾:中国这座最大最完整最辉煌的皇家建筑,那些来自四川、云南等崇山峻岭中的木材,采自远郊的巨石料和不计其数的砖瓦瓦,该凝聚了劳动人民的多少血汗……海瑞在这里冒死上疏嘉靖皇帝?珍妃在这里含冤落井?慈禧在这里垂帘听政?林则徐在这里受命出查禁鸦片?和坤与纪晓岚在这里斗嘴?晚清那些割疆赔丧丧权辱国的一系列卖国条约,都是由这里的帝王们在失魂落魄中签发……1945年10月10日,恰巧是故宫博物院成立20周年纪念的日子,太和殿前曾经胜利锣鼓和鞭炮声此起彼伏,千万民众在此举行日寇战败受降大典,高呼“中国万岁”、“胜利万岁”……

哇!哇!哇!哇!几声粗糙沙哑的鸟叫,把我从沉思中唤醒,原来是一群晚归的乌鸦在空中盘旋,不时地会有几只像突然失控的纸鸢,急速地从天上斜劈下来,扇动几下翅膀,贼溜溜地钻进了城楼的廊梁斗拱之间。

就像早晨的鸟雀和傍晚的乌鸦给了我截然不同的心绪一样,故宫给我的感觉与印象是纷繁的、矛盾的、极端的、感慨的、一言难尽的。

早些年,我还无法领略垂钓之乐。

那时,一有空,就忙着呼朋引伴,喧嚣作乐。似乎,年轻的心,总按捺不住躁动,非得在彼此的喧哗中,才能找到自己的存在感。偶尔,一个人的时候,静静呆着,心中总不禁有股恐慌,蔓延开来,瞬间将人吞没。

这样的情况,直至这一两年,才有所改变。

此时的我,更喜欢在暮秋这样的季节里,拿上一把钓竿,到郊外找一处无人的角落,撒下钓饵,开始静享垂钓之乐。有收获,固然欣喜;若是无所得,也不气馁,享受静谧的时光,也是另一种收获。

在那些喧嚣的时刻,思绪纷扰,常常因各种诱惑和困扰,而迷失了自己。直至夜色深沉,昏黄的路灯下,清脆的脚步声响起在归家的路上。迈着沉重的步伐,心中总有难掩的失落。刚才那个戴着面具的人,真的是自己吗?

萤火虫

黄迪京

虫,夜夜红,飞到西,飞到东……”的儿歌来。有一次,微微喝醉了酒的二叔,晃晃悠悠从满是瓦块碎石的坡上走下来,手里提着装有发光的萤火虫的瓶子,走过弯弯曲曲逼仄的小路回到姑母家中。

如今老家的亲人都没了,老屋也无踪影了,更是老早就见不着发着微光的萤火虫了。穿过匆匆的岁月,走过迷茫的人生之路,有时,厌倦了繁华的城市,好想回到乡下的老家去。但是,没有了萤火虫这可亲可爱的小生灵做陪伴,没有了萤火虫带给我的生命的欢愉,即便老家变成了金碧辉煌的宫殿,夜晚也都是灰暗无光,无趣无味的,我就只能孤独地苟活在这世界上了。

暮秋鱼乐

郭华悦

人前戴着面具,这是难免的。时日一久,那个最初的自己,被掩埋心灵深处,日渐蒙尘。而此时,我们便需要像垂钓这样的静谧时光。

暮秋,无疑是适合垂钓的季节。秋高气爽,不冷不热,最适合一人一钓竿,静坐河边,安思己过。此时,无须去迎合他人,也犯不着怀有戒心。这样的自己,卸下了心防和面具,才能露出本心。任何一缕细微的感受,都是发自内心的真实体会,都来自内心深处蒙尘已久的自我。

也唯有在这样的时刻,那个几乎被自己遗忘的自我,才会重新浮出水面,为自己所察觉。做多了不由心的事,再次与本心重逢,这样的欣喜往往是难以言喻的。你会惊觉,原来自己也曾有率直而纯真的初心,

只不过后来,渐渐蒙了尘。

垂钓中的静谧时光,就是有这

样的魔力。当你心静了,这世界也就静了;当你觉得美好了,透过你的眼睛,这世界也是美好的。那些被自己遗忘的时光,那些曾遭到忽略的美好,在这样的安宁中,又一回到了心间。

这样的乐趣,是年少轻狂时所难以体会到的。唯有在漫长时光中,阅历渐丰,阅尽千帆后,才发现原来宁静最美。一个人坐着,什么都可以想,又可以什么都不想,任思绪遨游天地间,也是一种休闲养心的方法。

暮秋的垂钓之乐,是一种乐趣,也是养心之道。在无边的秋色中,哪管俗世纷扰,任由自己走向内心的广阔天地,这样的美妙,不可错过。

十日谈

赏秋

秋阳明媚温暖,风景秀丽迷人,这时节正适合骑自行车游千岛湖。